堂堂艺术学校,竟在实习的幌子下,将未成年女生送进娱乐场所当陪酒女。最近发生在“天堂”杭州的这一怪事,让人闻之瞠目。

艺校生缘何当陪酒

如此实习

今年4月,桂林市舞蹈中等职业学校的两名老师来到桂林市大河乡中学等学校招生。出于对艺术的向往和对前途的憧憬,不少被挑中的学生高高兴兴地跟着老师去了学校。

上学才半年,学校就提出要送孩子去杭州实习。该学校信誓旦旦地向家长保证,学生们实习的地方都是正规演出场所,每个月有750元的工资,两个月后还会增加到1200元。许多家长和孩子为此感到很高兴。10月9日和10日,22名女生被学校分批送上了火车。当时,送站的老师对她们说:“这次没有老师陪你们去,到杭州后有人接你们。记住,给家里打电话要报喜不报忧,有什么事打电话回学校,跟老师说。”

“我们到杭州后,一个叫苏玉的师姐带我们。学生证或身份证都被拿走了,师姐还告诉我们,上班要打扮得成熟点,如果有人问起,就说十八九岁,不能说真实年龄。”15岁的小嫣对记者说。几天后,她和同学们被送到一个名叫流金台的演艺吧上班。苏玉告诉她们,在那里上班有订桌任务,就是陪客人喝酒,留下客人的电话。16岁的小雨说:“上班后,经理叫我们去陪酒,我们不敢不去,因为有规定,不去的话一次要扣50元钱。那几天,宿舍里的同学经常喝醉回来,整夜哭喊着要回家。”

小梅被安排在一个叫绝色塘的场所演出。“第一天上班,我就见师姐双双和丽丽被叫去陪客人喝酒。丽丽姐坐在客人中间,被他们摸来摸去的。一个客人摸了丽丽姐的胸部后,送了5个花篮,还说要送1部手机给她。双双姐对我说,你看丽丽,只不过陪客人喝了几杯酒,就得了5个花篮。客人给你送1个花篮,你就能提成40元哟。第四天上班后,酒吧的主持人过来叫我去陪客人喝酒,我推脱不掉,只好过去了。从没喝过酒的我当晚被客人灌了8杯,头晕晕的。”

然而,学校董事长郭桂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说,出于礼貌,让她们去敬敬酒也没有什么不妥。

A

如此做好事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桂林市舞蹈中等职业学校是一所经桂林市教育局审批,于1997年成立的民办中等艺术类职业学校。校长助理周珍告诉记者:“这所学校80%的学生都来自桂林周边的贫困山村,她们的家境都很贫困,许多学生都是欠缴学费的。我们只有采取实习演出的方式,让学生们赚钱来补缴学费。”郭桂生则称,自己组织实习是为了帮助这些贫困的孩子,是在做好事。他还说,学校招收的不少学生都是他的同乡甚至亲戚,怎么会去害她们呢?

桂林市舞蹈中等职业学校学制三年至六年,但多数学生仅上一学期课后,就全部被安排到杭州、广东及当地的演出场所实习了。“我们的学生是边打工边上课的,课程由当地的演艺公司组织进行。”周珍说。记者看到,学校出示的该校与杭州大漠风铃艺术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中明文规定:实习的内容为舞蹈、现场表演活动及相关剧务工作。实习期间,禁止学生参加一切不健康的、带有色情性质的演出和相关活动。

记者来到这些女生们实习过的“后宫”等演艺场所采访时看到,收到花篮的小姐都努力地陪客人喝酒,还与客人搂搂抱抱,有的还抽着烟。记者了解到,这里的表演者70%是陕西、山东、广西等地艺校的在校学生。记者在附近其他一些酒吧、夜总会看到的情景和“后宫”夜总会相差无几。

学生家长周六二气愤地告诉记者:“女儿到杭州后的第五天就打回电话,说老板主要不是叫她们演出,而是陪客人喝酒,当陪酒女。我一听就急了,赶紧跟女儿说:‘这种钱就是给你1万元,你也不能要,马上回家来!’10月24日,女儿终于逃出了那个地方,回到了家。”

家长李亚卿、莫润连和董开有等也反映,女儿到杭州一个多星期后,就打电话回来诉苦,说她们被骗了。在家长们的强烈要求下,部分女生随后被学校安排送回了桂林。

B

如此“办学”

与学校签订合同的杭州大漠风铃艺术有限公司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当记者根据营业执照注册地调查时,却发现登记的地址是一家银行的办公地点,根本没有该公司。郭桂生承认,自己没有去过这家公司,也没有见过公司的老板,全部过程都是通过学校的毕业生韦乾娜联系的,学校相信她的人品。至于学生的实习情况如何,在哪些地方实习,他也不清楚。而一手操办并促成双方签约的韦乾娜也承认,公司的老板是她在工作中认识的好朋友,但她自己也没去过这家公司。

作为领队,韦乾娜负责这些学生平时的起居和排练,同时,她还负责这些学生的实习场所和实习内容。韦乾娜说,在成为这些实习生的领队之前,自己也是这些演艺场所的舞蹈演员,每个月收入1200元。但她目前在广西老家一次性付款购买了一套30多万元的房子,在杭州也有通过按揭购买的住房。

记者了解到,大漠风铃艺术有限公司每从学校要走一个学生,要付给学校1500元的人头费,学生出来实习,要给学校缴纳押金,理由是为了防止学生非正常流失。在杭州的娱乐场所实习,每人每晚薪酬100元,公司领队得50元,学校提成25元,学生得剩下的25元。对此,周珍说:“我们是民营学校,国家不给一分钱,我们只有从学生的实习演出收入中赚钱维持学校的运转。”

桂林市教育局副局长宁小保说,国家允许社会力量开办职业学校,鼓励学习过程中开展实习活动并提倡半工半读,其本意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为今后就业创造条件。然而桂林市舞蹈中等职业学校的整个实习过程没有教师,还把学生实习作为牟利的手段,严重违反了国家的有关规定。

目前,此事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11月10日,桂林市派出由市教育局、妇联、市委宣传部组成的调查组前往杭州,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杭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他们将对演艺场所和演出人员进行稽查。一旦发现类似违规行为,将会同工商、公安等部门进行联合执法,决不姑息。**(文中所有涉及未成年人的名字均为化名)**

C

连载(三十四)

新结婚时代

□ 王海鸽

离婚

小西妈去世的消息小航没敢直接给姐姐打电话,而是通知了何建国。何建国接到这个电话时,小西正和建国母亲忙着给参加哭丧的人做饭,小西负责拉风箱烧火,满脸是草屑、烟灰。何建国不敢也无颜对她实话实说,只说,妈妈病了,爸爸让我们回去。尽量轻描淡写。无论如何,他决定将实情到北京后再说。北京还有她的爸爸和弟弟,还有好的医院好的医疗条件,她万一有什么过激反应发生不测,处理起来都比在这个要甚没甚的穷山村里要好得多。他对爹娘说了小西妈去世的消息,爹娘大吃一惊,赶紧催他们上路。一路上,小西心急火燎,不停地给小航打电话问妈妈的情况。由于何建国事先已与小航沟通过,所以小航也只是对姐姐说妈妈病了,但没敢说不重,让她有点思想准备。听说妈妈病重,小西越发着急,但仍没有一点儿妈妈已就此与她永别了的预感和心理准备。

太平间在医院后院一个僻静处,里面放着一排平车,只有一个平车上有人,盖着白单子,里面静静的。门开了,小西风尘仆仆进来,扑过去,掀开单子,于是看到了亲爱的妈妈。她一句话没说抱住了妈妈,把脸在妈妈脸上蹭啊蹭啊,泪水把妈妈的脸都打湿了,她却一声不响……

何建国站在稍后的地方无声流泪,小航在病房陪护小西爸,小西爸在小西妈去世当天,因突发心脏病入院。

小西只是不吭,看上去令人窒息。何建国再也无法忍受,走过去,从后面抱住她:“小西,我们走吧?”

小西没动,许久,才低声说道:“建国,我们分手吧。”

何建国一怔,然后说:“小西,这是一个偶然巧合——”

“偶然中的必然。我已经看清楚了,建国,隔在我们中间的这条沟实在太深,深到我们的爱情无法逾越……”

“小西!”“离吧,离吧,长痛不如短痛。”

小西爸出院了。这天,姐弟俩接父亲回家,小西守在一边,一只手一直握着父亲的手。

晚上,何建国来看小西爸,采购了吃的并亲自下厨给小西爸做,其中就有小西爸最爱吃的文思豆腐。小西爸却只吃了很少的一点儿就离席而去。

这天,何建国按照在网上查到的一个老年问题咨询处的地址,找了去。一位鹤发童颜、看上去就令人信任的老专家接待了他。在听了他关于小西爸的情况叙述后,说小西爸的这种情况非常普遍。退休使老年人的社会角色中断,部分社会关系丧失,会使老人感到孤独。这点在男性老年人身上更加突出,男人对社会交际的依赖远远高于女性。

专家告诉他,过去,人们以为老年人再婚只是情感诉求,是排遣寂寞的需要,现在的事实表明,老人再婚,更是一种有效的养老模式,伴侣对于老年人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何建国把咨询结果转达给了小西。小西回家后又跟小航说了。两人都发愁。就算专家说得对,那老伴也不是说找就能找到的。

这天是周末,小西下厨给爸爸做了文思豆腐,学着何建国的做法做的,做出来后,味道大相径庭,也只能端上去,好在爸爸现在对什么都不挑剔,都不在意。一家三口吃饭时,家里来了人。小西去开门,开门后愣住,不是因为来者是何建国,而是因为站在何建国旁边的那个人。

那人是小夏。

了解了小西爸的情况后的当天,何建国就回家跟哥哥商量——现在哥哥名正言顺住家里了,这个家纯粹是何建国的家了,但不知为什么两人却没有因此感到轻松,相反,常常觉得内疚,觉得不自在。何建国跟哥哥商量,亲自再回老家一趟,把小夏请来。

下期预告:小夏归来